



粮票背后的故事

□合肥 日月

四五块钱作为零花钱。有些战友每年还能积攒点钱寄回家里。

那么在我国最早出现粮票是什么时期呢？对这一问题，我没研究过，也没考证过。不过，据一位收藏票证的友人告诉我，他手上最早一张粮票是抗战时期一张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兑米票，他还向我普及了一些有关粮票的常识。如：我国发行最早的粮票是1951年皖南人民政府公署粮食局发行的大米票；面额最大的粮票是1962年和1963年上海市粮食局两次发行的“粮食支拨书”，面额为1400斤；面额最小的粮票是1960年南京市粮食局发行的“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”，面额为壹钱等等。他还告诉我，全国正式实行粮票，是从1955年开始的，直到1993年，全国粮油实现敞开供应，粮票才退出历史舞台。当然“票证经济”也并非是我国独创。美国也曾发行过各种商品票证，种类也不少。二战时期，美国就发行过粮票。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使用一些商品票。

听朋友的一番介绍，我不禁联想起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，大凡对“票证经济”并不陌生，那时候我国处于计划经济，生活商品和物资都还比较匮乏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家买肉总喜欢买点肥肉。肥肉既可以炼油，又可以“解馋”。小时候也特别企盼着过年，一到过年，不仅能有新衣裳穿，还能吃上好的。所以那时流传着一句话，叫“小孩子巴过年，大人怕过年”。这就是那个年代，人们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

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，各种票证也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商品十分丰足，已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。粮票等各类商品票证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，从此失去了它原有票面的价值。但却深深地刻下了它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价值和历史烙印，也成为一些喜爱收藏者最为珍贵的藏品。

一张无意出现的粮票，一段过往岁月的印记，都在这里了吧。

我曾登上了大学讲台

□合肥 莫欣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合工大校办化工厂当工人时，正是大学刚刚恢复办学，我被安排为化工系高分子专业73级的大学生上课。我自己没上过大学，却走上了大学讲台。

我当时已在化工厂工作5年多了，参加过建厂，曾被学校送到济南、杭州、天津等地培训过，参加安装过环氧树脂和聚碳酸酯两套生产管道和大大小小设备，当过操作工，也担任过工段长。在系里老师们的辅导下，对生产流程及原理也能熟练掌握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一切离给大学生上课的标准还差得很远。我竭力推辞，请领导另行考虑。

工宣队朱师傅和系里管教学的领导分别找我做工作，朱师傅是合肥化工厂来的老师傅，他没念过多少书，当过兵，退伍后在合肥化工厂氯碱车间当了多年操作工，直到当了车间主任，管过几百人。他说：“小莫，这是政治任务，是命令，让你上你就得上。”高分子教研室主任刘盘兴老师正式给我布置教学任务，是上生产实践课，内容为高分子化工流程的管道输送及控制。他给我交底，是学校统一安排的教学环节，我们系里有自己的生产科研基地，当然就得自己解决，系里领导考虑到你是有依据的，第一，你是进厂时的最早一批青工，相对经验丰富，积累多；第二，作为工段长，你是一线的骨干；第三，你是66届合肥一中高中毕业，有基础。还告诫我，不要辜负领导上的信任。

我嘴上硬，心里还是很在乎领导的器重。应该说授课内容没什么难点，我驾轻就熟；这一班的大学生我都很熟悉，大多是工农业生产一线选拔上来的知青或工人，也有部队来的战士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，但基本素质都不错。常常到厂里来实习，跟着我一起干活，撵在后面喊师傅，不存在轻视我的问题。思想通了，我就认真备课，并搜集了许多常用安装工具及器件实物和聚碳酸酯生产流程图。万事具备，只等待那一天到来。

当我拎着一大挂管件、工具，夹着备课笔记和图纸，走进东教学四楼时，心里还是砰砰直跳，感觉自己有点猪鼻子插葱——装象的尴尬。但转念一想，又不是我自己要去出这个风头，而是工作安排，讲的又是平时天天干的活，于是心里就坦然多了。跨进教室，走上讲台。

课堂上，这班学生真够朋友，几十双眼睛紧盯着我，无不流露出鼓励和赞许的神情。我对讲课的内容早就成竹在胸，把讲义上的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，讲解了聚碳酸酯的工艺流程、管道配置、安装的走向、管件的使用，包括三通、四通、弯头、续接、阀门的种类及口径以及各种化工原料防腐要求等等，因为讲的就是平时我与他们在一起干过的活，我讲的自然、流利、通畅，滔滔不绝。他们听得很明白、轻松、兴趣盎然。遇到要展开图纸时，学习委员张玉英忙着上来帮忙，还把一件件实物拿出来展示。课讲完后，我才发现内衣都汗湿了，心里既兴奋也带着几分紧张。在一旁听课的朱师傅和老师们都给予了好评。

几年以后，我参加了全国统考，上了师范大学。毕业后正式当上了中学老师。一天，路上碰到以前的女学生小张，她恭恭敬敬地喊我莫老师，我赶紧说不敢不敢，她却认真地说：“莫老师，你本来就是上大学时的授课老师呀！”

近日，我在家翻阅一本旧书时，突然，夹在书中一张面值为3市斤的全国粮票掉落出来。这张粮票，是一张水印纸印刷的，长8.8cm宽3.7cm大小的票面，至于是怎么夹进书中，因时隔久远，一时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还是从这本书上一枚椭圆形新华书店的印章中，一下子引发了我的记忆。

那是在1982年9月，我第一次到军区《人民前线》报出差，我怀揣出差需要的伙食费和粮票，带着军人通行证，乘上了南下的列车。一到南京，就住进了军区第三招待所。出差期间，晚上没地方去，我就从附近一家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，用来打发睡觉前的时间。可能留存至今的这张粮票，就是这样夹进了书中，当起了书签。

当时，我国还处于“票证经济”，各种票证种类繁多、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。有食用油票、面粉票、肉票、禽蛋票、糖票、豆制品票、布票、棉花票、肥皂票、火柴票、煤油票、煤球票、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等等方方面面。仅粮票就分全国粮票、军用粮票、地方粮票。地方粮票中还分有省级粮票和市一级的粮票。军队用的是军用粮票，主要是每一个伙食单位到当地粮店采购粮食时用的凭证。而我们个人出差或探亲，都是按个人离开军营外出的天数和标准，领取一定定额的全国粮票。

在那个时期，粮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，只有凭粮票才能购买到食品，在饭店吃上饭。没有粮票，就是有钱，也别想吃上饭、买到粮。有些地方光有粮票还不行，还得有粮油本子，配套起来按照计划，才能买到粮食。“票证经济”对军人个体影响并不那么大，军人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均由部队统一配发。我们当战士的每月七八块钱的津贴费，只要买点牙膏、牙刷、肥皂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每月还能有

早春二月荠菜香

□合肥 董静



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，一扫连日阴雨带来的不悦心情，望着一盆盆的蒜苗或香菜的间隙处，长出一棵棵荠菜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哈，终于圆了我不出家门，在自家园子里可以挖到荠菜的愿望。记得荠菜种，是多年前老家大姐在野外收集的，回家我就把它们撒在一处，可能是季节不对吧，当年并没有发芽。后来的几年也是偶尔会发现一棵或几棵，不成气候，也拿不准是否是荠菜，一直也不敢食用，野菜可不能乱吃的，为此，有一年我俩在初春还特地拜师去郊区挖荠菜，主要是学习如何识别荠菜。也许因为今年雨水多的缘故吧，荠菜多得超出想象，一会就挖出了大半斤荠菜。在园子里接雨水的桶里洗一洗，小小的荠菜青嫩翠绿，连那长长的白根须都舍不得舍弃。又拔了几根青蒜苗，放在滚开的鸡汤里烫一下，什么都不需要添加，原汁原味，汤鲜味香，舌尖上的美味，想必这碗汤的营养也是杠杠的。写这篇文章时，味蕾再次绽开，口舌生津，马上再去厨房来一碗荠菜鸡汤。

又到一年荠菜季。早春二月的野荠菜，虽然个头小，但嫩鲜可口，荠菜是春季野菜之首，它具有“天然抗生素”之称。荠菜也叫护生草，枕头草，多长在田野、路边或庭院，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就有咏荠的名句“时绕麦田求野荠”，可见到田间挖食荠菜为历代人们所喜爱。现在虽说市场上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荠菜，但那多数都是大棚种植的，味道口感差多了。荠菜的吃法很多，荠菜饺子、荠菜圆子、荠菜炒鸡蛋、凉拌荠菜、荠菜煲汤等。我最爱吃的是家乡的荠菜盒子，大姐做的荠菜盒子鲜美无比。稍等几日，让园子里的荠菜长大一些，挖一篮荠菜送大姐，请大姐做她拿手的荠菜盒子，再饱饱口福喽。

当立春巧遇除夕，这可是稀罕呀，据说100年内只有3次。入春以来，雨雪连连，绵绵春雨下个不停，于是朋友圈里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调侃的段子，太阳公公是“流浪”去了？问世间“晴”为何物？气象台专家介绍，出现这样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也是罕见的，降雨量创58年来的同期最多。

昨日又是一场雨夹雪，记不清这是新年的第几场雨雪了。湿冷的天气，平台上三园里的冬蔬长势缓慢，再加上有丰沛的春雨滋养，不需要浇灌它们，已有些日子没有光顾了。开会在外从京城发来信息，说有时间去市场买些发芽的土豆，可以播种了。我虽号称城市农夫，在平台上的花盆里小种蔬菜也有十几个年头了，但对于播种时间，还是拿不准，多数还要听较为专业的他的指导。

今天雨水难得暂歇，抓紧整理盆土。多日不见，每一盆土上面密密麻麻地长出一棵棵貌似荠菜的小苗，挖出一棵闻一闻，小小秧苗发出浓浓的荠菜那特有的香味，是荠菜。我确信无疑！这